



阿根廷联邦法官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

(明慧记者苏青综合报导) 经过四年调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拉玛瑞德(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作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六一零”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中共高级官员。

在长达一百四十二页的法律文书中,法官详尽地评估了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江泽民、罗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实施的群体灭绝政策中,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人的生命和人类尊严是极大的蔑视。”拉玛瑞德法官在裁决书中写到,“在这个旨在铲除法轮功的运动中,毒打、酷刑、绑架、死亡、洗脑、心理折磨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常便饭。”

法官强调,他在审理此案中运用的是普遍管辖原则(principles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他在文件中说:

“人权无疆界”主任:将活摘器官元凶绳之以法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了一位证人的证词,讲述了其在二零零二年亲身参与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时现场的情况。对此,国际人权组织“人权无疆界”主任威利·福泰(Willy Fautre,右图)于十二月十七日表示,这种暴行是国际人权宣言所禁止的,应将所有参与活摘器官的元凶绳之以法。

福泰先生说:“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和关押,是活摘器官的受害者。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这种行径一直是被中共当权者允许和授权的。”

从上一个世纪七十年代起,福泰先生就致力于推动共产极权国家的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他指出,“针对中共的迫害和其实施的酷刑,我们可以与苏联在七、八十年代的做法相比较。当时苏共也是开始用一种新的酷

“在这个案件中,针对被告被控的罪责——其在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中,受害人之多,以及精神残害之重,必须运用普遍管辖原则。”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罗干在阿根廷访问期间,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傅丽维女士委任阿根廷律师Adolfo Casabal Elas及Alejandro Guillermo Cowes,于联邦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控告罗干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此案被阿根廷联邦法院受理,并由该庭法官拉玛瑞德负责审理。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认定罗干的上司江泽民是对法轮功迫害的最初发动者,因此把江泽民加入案件中一并审理。其迫害事实也被加进卷宗,和罗干一样被控诉同样的罪名。

此案件几经周折,在审理过程中,中共用尽各种手段干扰,包括对原告律师施压,但是都未能阻止案件审理的进行。拉玛瑞德法官历经四年的调查取证,做出逮捕江罗受审的裁决。



刑方式,包括将异议人士送入精神病院。开始时没有人能相信是真的。但到后来,在搜集到的证据面前,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那是个可悲的事实。”

针对最近西班牙法庭裁决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包括江泽民、罗干在内的五个中共高官,福泰先生表示支持,说:“中共极权对法轮功群体犯下了群体灭绝罪。那些决定禁止法轮功的和那些直接迫害法轮功的,都应该被绳之以法。”◇

背景资料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发动了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在中国大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施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十年来,经核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超过三千多人。还有众多的法轮功学员遭关押、酷刑、失踪、甚至被活摘器官等等。

一九九九年,中共设立了“六一零”办公室,这是一个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设立的特别组织,是全国范围的执行秘密警察任务、推行和实施这场血腥迫害的机构,其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中国许多律师把“六一零”与当年的纳粹盖世太保相比。阿根廷起诉案的被告之一罗干是“六一零”办公室的头目。

经联合国及许多国际人权组织深入调查,已确认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的证据属实,目前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中,至少有五十个控告江泽民及其他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的诉讼案。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西班牙国家法庭做出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法院通知书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二十年徒刑,并附带经济上的惩罚。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法官拉玛瑞德(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

随着法轮功真相的深入传播,起诉江泽民等迫害元凶案在各国将会出现更多的实质性突破,直至把江泽民及其党羽绳之以法。◇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晚，神韵演员在奥古斯塔第二场演出后谢幕。

神韵二零一零巡演 首站感动奥古斯塔

(明慧记者苏青综合报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市(Augusta)的贝尔会堂(The Bell Auditorium)拉开了二零一零年全球巡演的序幕。下午和晚上的两场精彩演出，节目全新、立意高妙、技巧超卓、舞台造型靓丽，内容高潮迭起，牵动满场观众陶醉其中。

奥古斯塔州立大学的教授杰拉德·约翰逊(Gerald Johnson)与妻子Migohson一起来观看演出。约翰逊先

生告诉记者：“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出。”约翰逊先生说：“演出中的舞蹈动作优雅流畅，摇曳的舞姿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飘’比蹦跳、奔跑更能表现生命，因为生命中有流畅也有阻滞，以优雅的‘飘’来面对人生诸事才是生命的常态。”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苗族舞。”他还尤其喜欢蒙古舞中敲打碟子的节奏，“我感到那敲击声传达了一种难以名状的信息，令人感动。”

在演出后的贵宾招待会上，上校级军官拉金先生(Ed Larkin)特地为

主办方颁发了来自军方的感恩状(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拉金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神韵演出给了他太多的震撼，他说：“我最喜欢的是《武松打虎》这个节目，里面包含的幽默和背后的哲理，舞蹈真是美。我也喜欢那个《手绢舞》中的手帕，视觉上美丽，美妙。”拉金先生还表示：“中国的历史比西方要长得多。相比于中国，我们也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可以倾尽我的一生来学习这个文化，而且还不够。”

据悉，神韵艺术团二零零九年度的巡演跨越五大洲，在一百多个城市演出三百一十五场，现场观众达八十多万人。神韵艺术团的发言人近日表示，二零一零年度神韵巡回演出的规模会达到创纪录的四百场，神韵艺术团再次扩大规模，以三个艺术团、三个现场伴奏乐队进行世界巡演。神韵晚会受到各族裔观众的好评，被海外华人视为中国人的骄傲。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神韵艺术团将首次莅临香港演出。◇

家住台湾彰化，今年四十一岁的黄梓宗，身材壮硕，谈吐和缓。年轻时他即四处打探、找寻一个“有缘人”。二十出头他就喜欢打坐，曾在打坐中看见那个人，穿着黄色的古装，手指着东北方向。就这些线索，虽然模糊，但有一股力量牵引着他去寻觅这位对自己很重要的人。

二十九岁那年，有位六十几岁修道的长者来家中找他。黄梓宗见到长者时，长者竟恭敬地尊称他为兄长。长者似乎看穿他的心事，告诉他：“你要找的人，不用出去找，在家等着，机缘就快到了。”

在黄梓宗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有很多通灵的人、旁门左道的人来找他，想要收他为徒，连自己的阿姨也来邀他出家进入佛教宗派。但是黄梓宗很清楚，这些都不是心中所要的。

二零零三年某天，黄梓宗在老板桌上看到一本黄皮的书《法轮佛法大圆满法》，很是吸引他。看到里面有打坐的照片，于是向老板借回去看。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在半睡半醒间，突然意识到这书中的老师正是自己寻觅多时的人，他一时惊喜而喊叫出声。于是，黄梓宗托人买回来法轮功的书和炼功光盘。



奇 缘

文
／
夏
昀

黄梓宗开始认真学炼法轮功后，身体立刻有了明显的变化。只炼了一星期，原本必须一周打两次针的皮肤病全都好了；一个月后，一周两条烟的烟瘾不见了，不想抽了。而长期吸烟导致黄梓宗长年胸口痛、胸闷、发紧，每年入秋，他就开始咳嗽不止，一定得去打针才能止咳。这个病症，也在他第一次到炼功点完整炼完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后，全都没了。

除此之外，他十几岁就有的赌博的瘾好，也突然没有了兴趣。熟识的长辈都不敢相信，黄梓宗真的戒掉了这瘾好！

黄梓宗按照法轮功的要求，提高道德水准，在工作上、待人处事上，努力符合“真、善、忍”的原则。家人、同事都感受到炼法轮功的好。

谈吐和缓的黄梓宗，看不出曾是脾气火爆的人。一同炼法轮功的妻子透露，因为法轮功要求学炼的人凡事找自己的问题，黄梓宗脾气改变了很多，会体贴妻子、主动帮忙家务。

在铁工厂从事焊接工作的黄梓宗，工作认真、不计较，也不摸鱼打混。有一次，老板临时要求赶工作，时间很紧，工作量又大，同事大发雷霆说：“不可能啦！赶不出来！”还丢东西、骂人。黄梓宗想，赶快配合，不管能不能达成，先认真做好再说，于是二话不说默默赶工。一旁的其他同事看到两人如此大的反差，就说：

“你怎不学学人家炼法轮功的？你看人家默默地做，也不计较。”发脾气的同事听了、看了，也渐渐改变态度，默默地做了起来。

黄梓宗如今拥有健康的身心、和乐的家庭，他对一切充满感激。一有机会，他总是乐于分享自己经历的神奇，希望更多人能象自己一样幸运！

(图：黄梓宗读法轮功书籍) ◇

兰州监狱惨无人道的迫害法轮功学员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一手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运动，在中国大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施行“从名誉上搞臭、从经济上搞垮、从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中共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拘留所、洗脑班等，企图以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10年间对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酷刑超过百种，甚至在迫害中使用了活摘器官后焚尸灭迹的邪恶手段。其惨烈程度超出正常人的想象和心理承受力，令人发指。兰州监狱也追随江氏邪恶集团，惨无人道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请看以下部分事实：

骆秀峰，男，三十七岁，兰州市西固区法轮功学员。二零零五年五月在讲真相救度世人时被兰州市公安局恶警绑架，后被西固区法院非法判重刑六年。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大沙坪监狱十一监区遭受迫害。

骆秀峰一直不配合邪恶。在各种邪恶手段的迫害、威逼中从不妥协，决不写所谓的“悔过保证”。二零零八年四月开始骆秀峰被七监区恶警铐在大院中进行迫害。很长时间不让家人接见。

四年来，七监区沙教导员等恶人转化不了骆秀峰，气急败坏。二零零九年三月骆秀峰从七监区调到十一监区。骆秀峰一到十一监区就被恶警视为严管对象。十一监区在李姓和蒋姓两教导员的唆使下，犯人使用残酷的流氓手段将骆秀峰吊打，每天二十四小时不让骆秀峰睡觉轮番折磨他，导致骆秀峰满身伤痕累累不能行动，生活不能自理。

常具斌，四十六岁，甘肃白银市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重刑十一年。二零零三年被兰州监狱多次关禁闭室、号室迫害。他从未向邪恶之徒妥协，一直被停止接见。

二零零五年八月，与省劳改局来人谈话时，常具斌在会上揭露兰监对法轮功学员关禁闭、号室的迫害，八月

间，因晚上点名不报数，又被关禁闭室两个月。最近，常具斌又被四监区长高振东铐在铁床上，遭受酷刑迫害。

金吉林，四十二岁，兰州市榆中县金家崖村人，被非法诬判重刑十年，在兰州监狱遭受残酷迫害，恶警见还不能动摇金吉林对大法的坚定正念，于二零零四年三月十六日又把他劫持到定西监狱进行暴力迫害。零五年又回到兰州监狱。从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近一年中，平均每天金吉林睡觉不足一小时。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常遭拳打、脚踢、针扎、戳眼、开水烫、冷冻、冰水泡、臭袜子塞嘴，一、二十天不让碰床睡一分钟。

零八年其妻因长期积劳成疾于十二月二十二日与世长辞，都未能让金吉林见上最后一面。从此家中老母一病不起。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恐惧中度日，翘首期盼他们的爸爸早日回家照顾其老母与孩儿。

然而兰州监狱又于零九年四月三日金吉林又被监政委罗伟鑫找茬关禁闭室。六月份家人去探望，被兰州监狱无理拒绝。七月份家人再去看时，竟被告知：金吉林在六月十八日已被转往距兰州七、八百公里以外的酒泉监狱。这无疑又给金吉林家中的老人和小孩雪上加霜。

文仕学 男，六十岁左右，系兰化职工，因迫害已流离失所一年多后，辗转回兰偶遇出事的袁江给予热心帮助。然而又因袁江受迫害严重多处内外伤发作于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离世。

文仕学于二零零二年五月在异地被非法绑架，零三年十一月被兰州市城关区邪党法院以“窝藏”罪名非法判重刑八年，后被劫持到兰州监狱，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二零零五年八、九月，文仕学被强制洗脑迫害一个多月，关在禁闭室，戴着脚镣和监狱自制的手铐，用铆钉钉死，铁链把手和脚绑在一起，腰根本直不起来。监狱每天只给一个馒头，一杯水，不让睡觉，文仕学被迫坐在禁闭室的水泥地上。监狱的恶人则在大热天不分白天黑夜的用大功率灯泡不停的烤来加剧迫害。当从禁闭室出来时，文仕学不能走路，眼睛睁不开，人浮肿，三个多月后才慢慢有所好转。

二零零七年三月，文仕学递上严正声明，声明在强制洗脑下的违心“转化”作废，被恶警又关在号室三个多月，不让出来，不让下楼……最后竟被迫害成脑溢血全身瘫痪，现在在兰州监狱的康复中心医院……惨无人道的迫害真是罄竹难书，但也仅仅是冰山一角。

十年后的今天，迫害虽还在延续，但法轮功不仅仍屹立中国，并弘扬世界一百一十多个国家。中共却在迫害中彻底暴露了它“假恶暴”的邪恶本质，人们也看清了它的谎言与暴行。近日西班牙国家法庭的诉江案有突破性的进展；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作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确认了被告江泽民、罗干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犯下的灭绝群体、酷刑等反人类罪行。法官裁决要逮捕江泽民、罗干！这更说明中共作恶多端自己走向了灭亡！

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法轮功学员在危难中向人们传《九评共产党》、讲述法轮功真相，为了使你不受中共恶报的连累，希望更多人平安度过劫难。曾经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人们，在这关键时刻如果选择了远离中共，就是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文／肖明



前一段时间，我在外地支持与我们合作的企业。当时的工作强度大，然而我按照法轮功师父告诉的，做一个好人、做好自己的工作。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产生了比较大的作用。短短的半个月，我为企业创造了几百万元的效益。一个下午，当我来到这个企业的总经理办公室时，总经理送给我一笔钱，是用信封装好的，根据信封的厚度，起码有几千元。她一边往我手里塞，一边说些感谢的话，我不肯收。她又塞过来，我还是没收。她说，“你为什么不收，你的同事都收下了……”我说，“我是修炼者，这钱我绝不能收。”由于要开会了，她也没再坚持。

后来，同事问我，“你收了总经理的钱了吗？”我说，“没有”。他说，“我刚开始也不肯要，后来在众目睽睽下她一定要塞给我，我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推脱就收了。”我笑了笑说：“你收不收，你自己斟酌。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收了这种钱，我是不会心安的。下次她要是要求我办个什么违背原则的事，你说办不办呢？我不愿做一些受制于人的事。当然她倒是好意。但在我眼里，这种‘灰色’收入还是不要为好！人家也不会因为我们拒绝了而生气，反而会觉得这个人品质好，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一个‘身在红尘，心在方外’的法轮功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把工作做好，无意于名利……”他若有所思，要把钱退回去。总经理对我评价说：“很少遇到像你这样的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这么好品质的人。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今天法轮大法修炼者虽然正在蒙冤受难，却依然坚持修心向善做好人，坚持善意地告诉世人真相，在社会的各行各业默默地散发着纯净、慈悲的光芒。◇

庞贝古城：繁荣与崩溃并存

西元79年8月24日，一场不可思议的火山突然爆发，18个小时之后，庞贝城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庞贝，意大利语 Pompei，是一座古罗马城市，用以纪念古罗马时代的政治兼军事家庞培。坐落于维苏威火山南方的庞贝城，是罗马帝国当时最繁荣的城市，这儿有最肥沃的土壤，有最丰富的物产，人口众多、市场交易热络，人民生活富裕到近乎奢侈。

如果你生活在庞贝城中，而且还是个中上阶层者的话，你将会拥有一个宽阔中庭的花园洋房，墙上有精美壁画，花园中有花坛、藤架、回廊、水池等园艺设计，另外，你还会拥有一群奴隶来帮你服务，过着如帝王般的舒适生活。

可别小看当时人的智慧，整个庞贝城的公共设施之先进，到今天看来也是很惊人的。现在流行的“泡汤”，在当时的庞贝城早就盛行了。他们有公共浴场，浴池还细分为冷水、暖水及热水三种，另外还有更衣室、按摩室、美容室等一应俱全，贵妇人们还有女士专用浴池，真是令现代人叹为观止。

尽管住在如此富裕的都市里，但庞贝城的居民没有更好地将此得天独厚的条件用来造福人类，而是发展出一套属于他们的、糜烂的生活方式。他们偏好血腥，在庞贝城内的竞技场足以证明。此竞技场可容纳一万多名观众，也就是说可容纳全城半数以上的居民来观看，显见一般市民对此热衷程度，尤其



人兽对决的斗兽表演，更是获得全城居民的疯狂青睐。这种比赛常常是至死方休，而被派出去格斗的牺牲者往往都是战俘、罪犯或奴隶。这种血腥嗜好说明了庞贝城居民道德与人性的滑落。庞贝居民的道德低落还不止于此，乱性、同性恋的情形到处可见。可以说，在当时的庞贝城，物质的高度繁荣与道德的崩溃糜烂同时并存。

然而，一场突发的灭顶之灾，使庞贝城的生命倏然终止。庞贝城被埋在火山灰下，无人知晓。

一千多年过去了，终于有人发掘了这座地底下的死城。灼热的火山泥浆早已冷却，恐怖的滚滚浓烟也早已消散，来不及逃生的庞贝城居民，经过很长时间，只剩一个个空壳。当考古学家将呈空心状残留在火山灰中的尸体灌入石膏液后，重现了受难者临终时的各种痛苦的姿势和表情。有母亲紧抱着哭泣的小孩，也有人是用手掩面、趴在墙角处挖洞……这些片段栩栩如生、历历在目，但历史不只是历史，庞贝留给人的教训是鲜明的啊。◇

天定还是人定

文／静远

唐朝的魏征当时在还没有当宰相以前，曾经担任过仆射之职。当时他手下有两人为他办事。有一次，魏征听那两人在窗下谈话，其中一人说：“我们的官职，都是由这个老翁（指魏征）决定的。”另一个则说：“都是由上天定的。”

于是，魏征第二天就写了一封信，叫说“由老翁定的”人送去侍郎府，信的内容是让给送信的人一个好官职。送信人并不知信的内容，他刚一出门就心痛，于是就找

了那个认为“由天定”的人替他去了。第二天批注下来，“由老翁定的”那个人被流放了，“由天定”的人得到了好官职，被留任。魏征知道了事情经过，不禁大为感叹：“官职俸禄由上天注定，大概不是假的啊！”（《朝野金载》）中华传统文化讲“敬天知命”，所以重德行善、顺应天意的人是有福的。想到风行中国大陆的“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大潮，那不正是上天给今天的中国人选择幸福未来的机会吗？就看我们

